



名家名作宝库

第三十六辑

中国近代

ZHONGGUO JINDAI
MINGJIA MINGZUO BAOKU

三侠五义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• 第三十六辑

三侠五义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

且说牛驴子于起更时来至花园，扳住墙头，纵身上去。他便往里一跳，只听“噗咚”一声，自己把自己倒吓了一跳。但见树林中透出月色，满园中花影摇曳，仿佛都是人影儿一般。毛手毛脚，贼头贼脑，他却认得路径，一直奔敞厅而来，见棺材停放中间。猛然想起小姐入殓之时形景，不觉从脊梁骨上一阵发麻灌海，登时头发根根倒竖，害怕起来，又连打了几个寒噤，暗暗说：“不好！我别要不得！”身子觉软，就坐在敞厅栏杆踏板之上。略定了定神，回手拔出板斧，心里想道：“我此来原为发财，这一上去打开了材盖，财帛便可到手。我却怕她怎的？这总是自己心虚之过。慢说无鬼；就是有鬼，也不过是闺中弱女，有什么大本事呢？”想至此，不觉雄心陡起，提了板斧，便来到敞厅之上。对了棺木，一时天良难昧，便双膝跪倒，暗暗祝道：“牛驴子实在是个苦小子。今日暂借小姐的簪环衣服一用，日后充足了，我再多多地给小姐烧些纸镞罢。”祝毕起来，将板斧放下，只用双手从前面托住棺盖，尽力往上一一起，那棺盖就离了位了，他便往左边一跨。又绕到后边，也是用双手托住，往上一一起，他却往右边一跨。那材盖便横斜在材上。才要动手，忽听到“噯哟”一声，便吓的他反脖子一缩，跑下厅来，格塔塔一个个整颤，半晌，还不过气来。又见小姐挣扎起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多承公公指引。”便不言语了。驴





子喘息了喘息，想道：“小姐她会还了魂了。”又一转念：“她纵然还魂，正在气息微弱之时，我这上去将她掐住咽喉，她依然是死，我照旧发财，有何不可呢？”想至此，又立起身来，从老远的就将两手比着要掐的式样。尚未来到敞厅，忽有一物飞来，正打在左手之上。驴子又不敢“嗷哟”，只疼得他咬着牙，摔着手，在厅下打转。

只见从太湖石后来了一人，身穿夜行衣服，径奔驴子而来。瞧着不好，刚则要跑，已被那人一个箭步，赶上就是一脚。驴子便跌倒在地，口中叫道：“爷爷饶命！”那人便将驴子按在地上，用刀一晃，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棺材里面的死人是谁？”驴子道：“是我家小姐，可是吊死的。”那人吃惊，道：“你家小姐如何吊死呢？”驴子道：“只因颜生当堂招认了，我家小姐就吊死了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？”只求爷爷饶命！”那人道：“你初念贪财还可饶恕，后来又生害人之心，便是可杀不可留了。”说到“可杀”二字，刀已落将下来，登时驴子入了汤锅了。

你道此人是谁？他便是改名金懋叔的白玉堂。自从赠了颜生银两之后，他便先到祥符县将柳洪打听明白，已知道此人吝啬，必然嫌贫爱富。后来打听颜生到此，甚是相安，正在欢喜，忽听得颜生被祥符县拿去，甚觉诧异，故此夤夜到此，打听个水落石出。已知颜生负屈含冤，并不知小姐又有自缢之事，适才问了驴子，方才明白。既将驴子杀了，又见小姐还魂，本欲上前搀扶，又要避盟嫂之嫌疑，猛然心生一计：“我何不如此如此呢？”想罢，便高声嚷道：“你们小姐还魂了！快来救人呀！”又向那角门上啮的一脚，连门带框，俱各歪在一边。他却飞身上房，径奔柳洪住房去了。

且说巡更之人原是四个，前后半夜换。这前半夜的二个正



在巡更，猛听到有人说小姐还魂之事，又听得“咔嚓”一声响亮。二人吓了一跳，连忙顺着声音，打着灯笼一照，见花园角门连门框俱各歪在一边。二人仗着胆子，进了花园。趁着月色，先往敞厅一看，见棺材盖横在材上。连忙过去细看，见小姐坐在棺材内，闭着双眼，口内尚在咕哝。二人见了，悄悄说道：“谁说不是活了呢！快报员外安人去。”刚然回身。只见那边有一块黑乎乎的，不知是什么，打过灯笼一照，却是一个人的。内中有个眼尖的道：“伙计，这不是牛驴子么？他如何躺在这里呢？难道昨日停放之后，把他落在这里了？”又听那人道：“这是什么稀罕的？晒了我一脚。噁哟！怎么他脖子上有个小口子呢？敢则是被人杀了。快快报与员外，说小姐还魂了。”

柳洪听了，即刻叫开角门。冯氏也连忙地起来，唤齐仆妇丫环，俱往花园而来。谁知乳母田氏一闻此言，预先跑来，扶起小姐呼唤，只听小姐唧哝道：“多承公公指引，叫奴家何以报答？”柳洪、冯氏见了小姐果然活了，不胜欢喜。大家搀扶出来。田氏转身背负着小姐，仆妇帮扶，左右围随，一直来到绣阁安放妥帖，又灌姜汤少许，渐渐地苏醒过来。容小姐静一静，定定神，只有乳母田氏与安人、小丫环等在左右看顾，柳洪就慢慢地下楼去了。只见更夫仍在楼门之外伺候。柳洪便道：“你二人还不巡更，在此作甚么？”二人道：“等员外回话。还有一宗事！柳洪道：“还有什么事呢？不是要讨赏么？”二人道：“讨赏忙什么呢？咱们花园躺着一个死人呢！”柳洪闻听大惊，道：“如何有死人呢？”二人道：“员外随我们看看就知道了。不是生人，却是个熟人。”

柳洪跟定更夫进了花园，来至敞厅，更夫举起灯笼照看。柳洪见满地血。战战兢兢看了多时，道：“这不是牛驴子吗？”





他如何被人杀了呢？”又见棺盖横着，旁边又有一把板斧，猛然省悟道：“别是他前来开棺盗尸罢？如何棺盖横过来呢？”更夫说道：“员外爷想得不错。只是他被何人杀死呢？难道他见小姐活了，他自己抹了脖子？”柳洪无奈，只得派人看守，准备报官相验。先叫人找了地保来，告诉他此事。地保道：“日前掐死了一个丫环，尚未结案；如今又杀了个家人，所有这些喜庆事情，全出在尊府，此事就说不得了，只好员外爷辛辛苦苦，同我走一趟。”柳洪知道是故意地拿捏，只得进内，取些银两给他们就完了。

不料来至套间屋内，见银柜的锁头落地，柜盖已开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忙查对，散银碎两俱各未动，单单整封银两短了十封。心内这一阵难受，又不是疼，又不是痒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发了会子怔，叫丫环去请安人，一面平了一两六钱有零的银子算是二两，央求地保呈报。地保得了银子自己去了。柳洪急回身到了内室，不觉泪下。冯氏便问：“叫我有什么事？女儿活了，应当喜欢，为何反倒哭起来了呢？莫不成牛驴子死了，你心痛他吗？”柳洪道：“那盗尸贼，我心痛他做什么！”冯氏道：“既不为此，你哭什么？”柳洪使将银子失去十封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因为心痛银子，不觉流泪。这如今意欲报官，故此请你来商议商议。”冯氏听了，也觉一惊。后来听柳洪说报官，连说：“不可，不可。现在咱们家有两宗人命的大案，尚未完结。如今为丢银子又去报官，别的都不遗失，单单的丢了十封银子，这不是提官府的醒吗？可见咱家积蓄多金。他若往歪里一问，只怕再花上十封，也未必能结案。依我说，这十封银子只好忍个肚痛，算是丢了罢。”柳洪听了此言，深为有理，只得罢了。不过一时时揪着心系子，怪疼的。

且说马氏撺掇丈夫前去盗尸，以为手到成功，不想呆呆地



等了一夜未见回来，眼见着天已发晓，不由地埋怨，道：“这王八蛋好生可恶！他不亏我指引明路，教他发财。如今得了手且不回家，又不知填还那个小妈儿去了！少时他瞎爹若问起来，又该无故唠叨。”正在自言自语埋怨，忽听有人敲门。道：“牛三哥，牛三哥。”妇人道：“是谁呀？这么早就来叫门。”说罢，将门开了一看，原来是捡粪的李二。李二一见马氏，便道：“侄儿媳妇，你烦恼呀？”马氏听了，啐道：“呸！大清早起的，也不嫌个丧气。这是怎么呢？”李二说：“敢则是丧气，你们驴子叫人杀了，怎么不丧气！”牛三已在屋内听见，便接言道：“李老二，你进室来，明白告诉我，这是怎么一件事情。”李二便进屋内，见了牛三，说：“告诉哥哥说，驴儿侄儿不知为何被人杀死在花园子里了。你们员外报了官，少时就要来相验呢。”牛三道：“好呀！你们干的好事呀！昨日那么拦你们，你们不听，到底儿遭了杀了。这不叫员外受累吗？李老二，你拉了我去，等着官府来了，我拦验就是了。这不是吗？我的儿子既死子，我那媳妇断是不能守的，莫若叫他回娘家去罢。这才应了俗语儿：‘驴的朝东，马的朝西。’”说着话，拿了明杖，叫李二拉着他，径奔着员外宅里来见了柳洪，便将要拦验的话说了，柳洪甚是欢喜，又教导了好些话：哪个说得，哪个说不得，怎么具结领尸，编派停当。又将装小姐的棺木挪在闲屋，算是为他买的寿木，及至官府到来，牛三拦验，情愿具结领尸，官府细问情由，方准所呈。不必细表。

且说颜生在监多亏了雨墨的服侍，不至受苦。自从那日过下堂来，至今并未提审，竟不知定了案不曾，反觉得心神不定。忽见牢头将雨墨叫将出来，在狱神庙前，便发话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今儿得出去了，我不能只是替你担惊儿。再者你们相公今晚上也该叫他受用受用了。”雨墨见不是话头，便道：“贾





大叔，可怜我家相公受屈含冤，望大叔将就将就。”贾牢头道：“我们早已可怜过了。我们若遇见都象你们这样打官司，我们都饿死了。你打量里里外外费用轻呢。就是你那点银子，一哄儿就结了。俗语说：‘衙门的钱，下水的船。’这总要现了现。你总得想个主意才好呢。难道你们相公就没有一个朋友吗？”雨墨哭道：“我们从远方投亲而来，这里如何有相知呢。没办法，还是求大叔可怜我家相公才好。”贾牢头道：“你那是白说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你们相公有个亲戚，他不是财主吗？你为什么还不弄他的钱呢？”雨墨流泪，道：“那是我家相公的对头，他如何肯资助呢？”贾牢头道：“不是那么说，你与相公商量商量，怎么想个法子将他的亲戚咬出来。我们弄他的钱，好照应你们相公呀，是这个主意。”雨墨摇头，道：“这个主意却难，我怕相公做不出来罢。”贾牢头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今儿就出去，直不准你在这里！”雨墨见他如此神情，心中好生为难，急得泪流满面，痛哭不止，恨不得跪在地下哀求。

忽见监门口有人叫：“贾头儿，贾头儿，快来哟！”贾牢头道：“是了，我这里说话呢。”那人又道：“你快来，有话说。”贾牢头道：“什么事这么忙？难道弄出钱来我一个人使吗？也是大家伙儿分。”那外面说话的，乃禁子吴头儿。他便问道：“你又驳办谁呢？”贾牢头道：“就是颜查散的小童儿。”吴头儿道：“哎哟！你怎么惹他呢？人家的照应到了。此人姓白，刚才上衙门口略一点染，就是一百两呀！少时就进来了。你快快好好儿地预备着，伺候着罢。”牢头听了，连忙回身，见了雨墨还在那里哭呢，连忙上前，道：“老雨呀，你怎么不禁呕呢？说说笑笑，噉噉呕呕，这有什么呢。你怎么认真起来？我问问你，你家相公可有个姓白的朋友吗？”雨墨道：“并没有姓白的。”贾牢头道：“你藏奸，你还恼着我呢。我告诉你，如今外



面有一个姓白的，瞧你们相公来了。”

说话间，只见该值的头目陪着一人进来，头戴武生巾，身穿月白花氅，内衬一件桃红衬袍，足登官鞋，另一番英雄气概。雨墨看了，很象金相公，却不敢认。只听那武生叫道：“雨墨，你敢是也在此么？好孩子！真正难为你。”雨墨听了此言，不觉地落下泪来，连忙上前参见，道：“谁说不是金相公呢！”暗暗忖道：“如何连音也改了昵？”他却哪里知道金相公就是白玉堂呢？白五爷将雨墨扶起，道：“你家相公在哪里？”

不知雨墨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

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

且说白玉堂将雨墨扶起，道：“你家相公在哪里？”贾牢头不容雨墨答言，他便说：“颜相公在这单间屋内，都是小人们伺候。”白五爷道：“好，你们用心服侍，我自有赏赐。”贾牢头连连答应几个“是”。

此时雨墨已经告诉了颜生。白王爷来至屋内，见颜生蓬头垢面，虽无刑具加身，已经形容憔悴，连忙上前执手，道：“仁兄如何遭此冤枉？”说至此，声音有些惨切。谁知颜生却毫不动念，说道：“嘻！愚兄愧见贤弟。贤弟到此何干哪？”白五爷见颜生并无忧愁哭泣状，惟有羞容满面，心中暗暗点头，夸道：“颜生真乃英雄也。”便问：“此事因何而起？”颜生道：“贤弟问他怎么？”白玉堂道：“你我知己兄弟，非泛泛可比。难道仁兄还瞒着小弟不成？”颜生无奈，只得说道：“此事皆是愚兄之过。”便说：“绣红寄柬，愚兄并未看明柬上的东西是何言词。因有人来，便将柬儿放在书内。谁知此柬遗失，到了夜间，就生出此事。柳洪便将愚兄呈送本县，后来亏得雨墨暗暗打听，方知是小姐的一片苦心，全是为顾愚兄，愚兄自恨遗失柬约，酿成祸端。兄若不应承，难道还攀扯闺阁弱质，坏她的清白？愚兄惟有一死而已！”白玉堂听了颜生之言，颇觉有理，复转念一想，道：“仁兄知恩报恩，舍己成人，原是大丈夫所为。独不念老伯母在家悬念乎？”一句话却把颜生的伤心招起，



不由地泪如雨下，半晌，说道：“愚兄死后，望贤弟照看家母，兄在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”说罢，痛哭不止。雨墨在一旁也落泪。白玉堂道：“何至如此！仁兄且自宽心。凡事还要再思，虽则为人，也当为己。闻得开封府包相断事如神，何不到那里去伸诉呢？”颜生道：“贤弟此言差矣。此事非是官府屈打成招的，乃是兄自己承认的，又何必向包公那里分辩去呢？”白玉堂道：“仁兄虽如此说，小弟惟恐本县详文若到开封，只怕包公就不容仁兄招认了，那时又当如何？”颜生道：“书云‘匹夫不可夺志也’，况愚兄乎？”

白玉堂见颜生毫无回转之心，他便另有个算计了，便叫雨墨将禁子牢头叫进来。雨墨刚然来到院中，只见禁子牢头正在那里喊喊喳喳，指手画脚。忽见雨墨出来，便有二人迎将上来，道：“老雨呀，有什么吩咐的吗？”雨墨道：“白老爷请你二人呢。”二人听得此话，便狗颠屁股垂儿似地跑向前来。白五爷叫伴当拿出四封银子，对他二人说道：“这是银子四封，赏你们二人一封，俵散众人一封，余下二封便是伺候颜相公的。从此后，颜相公一切事体，全是你二人照管。倘有不到之处。我若闻知，却是不依你们的。”二人屈膝谢赏，满口应承。

白五爷又对颜生道：“这里诸事妥协，小弟要借雨墨随我几日。不知仁兄叫他去否？”颜生道：“他也在此无事。况此处具已安置妥协，愚兄也用他不着，贤弟只管将他带去。”谁知雨墨早已领会白五爷之意，便欣然叩辞了颜生，跟随白五爷出了监中。到了无人之处，雨墨便问白五爷道：“老爷将小人带出监来，莫非叫小人瞒着我家相公，上开封府呈控么？”一句问得白五爷满心欢喜，道：“怪哉，怪哉！你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聪明，真正罕有。我原有此意，但不知你敢不敢去？”雨墨道：“小人若不敢去，也就不问了。自从那日我家相公招承





之后，小人就要上京内开封府控告去。只因监内无人伺候，故此耽延至今日。今日又见老爷话语之中，提拔我家相公，我家相公毫不省悟，故此方才老爷一说要借小人跟随几天，小人就明白了是为着此事。”白五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的意思，竟被你猜着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相公入了情魔了，一时也化解不开，须到开封府告去，方能打破迷关。你明日到开封府，就把你家相公无故招承认罪原由申诉一番，包公自有断法。我在暗中给你安置安置。大约你家相公就可脱去此灾了。”说罢。便叫伴当给他十两银子。雨墨道：“老爷前次赏过两个裸子，小人还没有使他呢。老爷改日再赏罢。再者小人告状去，腰间也不好多带银子。”白五爷点头，道：“你说的也是。你今日就往开封府去，在附近处住下，明日好去伸冤。”雨墨连连称“是”，径奔开封府去了。

谁知就是此夜，开封府出了一件诧异的事。包公每日五更上朝，包兴、李才预备伺候，一切冠带袍服、茶水羹汤俱各停当。只等包公一呼唤，便诸事整齐。二人正在静候，忽听包公咳嗽，包兴连忙执灯，掀起帘子，来至里屋内。刚要将灯往桌上一放，不觉骇目惊心，失声道：“哎哟！”包公在帐子内，便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包兴道：“这是哪来的刀……刀……刀呀？”包公听见，急披衣坐起，撩起帐子一看，果见是明晃晃的一把钢刀横在桌上，刀下还压着柬贴儿，便叫包兴：“将柬贴拿来我看。”包兴将柬贴从刀下抽出，持着灯递给相爷。一看，见上面有四个大字写着“颜查散冤”。包公忖度了一会，不解其意，只得净面穿衣，且自上朝，俟散朝后再慢慢地访查。

到了朝中，诸事已完，便乘轿而回。刚至衙门，只见从人丛中跑出个小孩子来，在轿旁跪倒，口称“冤枉”。恰好王朝走到，将他获住。包公轿至公堂，落下轿，立刻升堂，便叫：



“带那小孩子。”该班的传出。此时王朝正在角门外问雨墨的姓名，忽听叫：“带小孩。”王朝嘱咐道：“见了相爷，不要害怕，不可胡说。”雨墨道：“多承老爷教导。”王朝进了角门，将雨墨带上堂去。雨墨便跪倒，向上叩头。

包公问道：“那小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为着何事？诉上来。”雨墨道：“小人名叫雨墨，乃武进县人。只因同我家主人到祥符县投亲，……”包公道：“你主人叫什么名字？”雨墨道：“姓颜名查散。”包公听了“颜查散”三字，暗暗道：“原来果有颜查散。”便问道：“投在什么人家？”雨墨道：“就是双星桥柳员外家。这员外名叫柳洪，他是小主人的姑夫，谁知小主人的姑母三年前就死了，此时却是续娶的冯氏安人。只因柳洪膝下有个姑娘名柳金蝉，是从小儿就许与我家相公为妻。小人的主人原来奉母命前来投亲，一来在此读书，预备明年科考；二来又为的是完姻。谁知柳洪将我主仆二人留在花园居住，敢则是不怀好意。才住了四天，那日清早，便有本县的衙役前来把我主人拿去了，说我主人无故将小姐的丫环绣红掐死在内角门以外。回相爷，小人与小人的主人时刻不离左右，小人的主人并未出花园的书斋，如何会在内角门掐死了小丫环呢？不想小人的主人被县里拿去，刚过头一堂，就满口应承，说是自己将丫环掐死，情愿抵命。不知是什么缘故？因此小人到相爷台前，恳求相爷与小人的主人作主。”说罢，复又叩头。包公听了，沉吟半晌，便问道：“你家相公既与柳洪是亲戚，想来出人是不会避的了？”雨墨道：“柳洪为人极其固执，慢说别人，就是这个续娶的冯氏也未容我家主人相见。主仆在那里四五天，尽在花园书斋住。所有饭食茶水，俱是小人进内自取，并未派人服侍，很不像待亲戚的道理。菜里头连一点儿肉腥也没有。”包公又问道：“你可知道小姐那里除了绣红还有几个丫环呢？”





雨墨道：“听得说小姐那里就只有一个丫环绣红，还有个乳母田氏。这个乳母却是个好人。”包公忙问道：“怎见得？”雨墨道：“小人进内取茶饭时，她就向小人说：‘园子空落，你们主仆在那里居住须要小心，恐有不测之事。依我说，莫若过一两天，你们还是离了此处好。’不想果然就遭了此事了。”包公暗暗地踌躇道：“莫非乳母晓得其中原委呢？何不如此如此，看是如何。”想罢，便叫将雨墨带下去，就在班房听候。立刻吩咐差役：“将柳洪并他家乳母田氏分别传来，不许串供。”又吩咐差役：“到祥符县提颜查散到府听审。”

包公暂退堂，用饭毕，正要歇息，只见传柳洪的差役回来禀道：“柳洪到案。”老爷吩咐：“伺候升堂。”将柳洪带上堂来，问道：“颜查散是你什么人？”柳洪道：“是小老儿内侄。”包公道：“他来此做什么来了？”柳洪道：“他在小老儿家读书，为的是明年科考。”包公道：“闻听得他与你女儿自幼联姻，可是有的么？”柳洪暗暗地纳闷道：“怨不得人说包公断事如神，我家里事他如何知道呢？”至此无奈，只得说道：“是从小儿定下的婚姻。他此来一则为读书预备科考，二则是完婚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可曾将他留下？”柳洪道：“留他在小老儿家居住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家丫环绣红，可是服侍你女儿的么？”柳洪道：“是从小儿跟随小女儿，极其聪明，又会写，又会算，实实死得可惜。”包公道：“为何死的？”柳洪道：“及至小老儿知道已是二鼓之半，却是死在内角门以外。”包公听罢，将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我把你这老狗，满口胡说！方才你说，及至你知道的时节已有二鼓之半，自然是你家人报与你知道的。你并未亲眼看见是谁掐死的，如何就知道是颜查散相害？这明明是你嫌贫爱富，将小丫环掐死，有意诬赖颜生。你还敢在本阁跟前支吾么？”柳洪见包公动怒，连忙叩头，道：“相爷请息怒，容小老



儿细细地说。丫环被人掐死，小老儿原也不知是谁掐死的，只因死尸之旁落下一把扇子，却是颜生的名款，因此才知道是颜生所害。”说罢，复又叩头。包公听了，思想了半晌：“如此看来，定是颜生做下不才之事了”。

又见差役回道：“乳母田氏传到。”包公叫把柳洪带下去，即将田氏带上堂来。田氏哪里见过这样堂威，已经吓得魂不附体，浑身抖衣而战。包公问道：“你就是柳金蝉的乳母么？”田氏道：“婆……婆子便是。”包公道：“丫环绣红是为何死的？从实说来。”田氏到了此时，哪敢撒谎，便把如何听见员外安人私语要害颜生、自己与小姐商议要救颜生、如何叫绣红私赠颜生银两等话说了。“谁知姑爷得了财物，不知何故，竟将绣红掐死了。偏偏地又落下一把扇子，连那个字贴儿。我家员外见了气得不得了，就把颜姑爷送了县了。谁知我家小姐就上吊了。”包公听至此，不觉愕然，道：“怎么柳金蝉竟自死了么？”田氏道：“死了之后又活了。”包公又问道：“如何又会活了呢？”田氏道：“皆因我家员外与安人商量此事，说颜姑爷是头一天进了监，第二天姑娘就吊死了。况且又是未过门之女，这要是吵嚷出去，这名声儿不好听的。因此就说是小姐病得要死，买口棺材来冲一冲，却悄悄的把小姐装殓了，停放后花园内敞厅上。谁知半夜里有人嚷说：‘你们小姐活了！还了魂了！’大家伙儿听见了，过去一看，谁说不是活了呢？棺材盖也横过来了，小姐在棺材里坐着呢。”包公道：“棺材盖如何会横过来呢？”田氏道：“听说是宅内的下人牛驴子偷偷儿盗尸去，他见小姐活了，不知怎么，他又抹了脖子了。”

包公听毕，暗暗想道：“可惜金蝉一番节烈，竟被无义的颜生辜负了，可恨颜生既得了钱物，又将绣红掐死，其为人的品行，就不问可知了。如何又有寄柬留刀之事，并有小童雨墨





替他伸冤呢？”想至此，便叫：“带雨墨。”左右即将雨墨带上堂来。包公把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好狗才！你小小年纪，竟敢大胆蒙混本阁，该当何罪？”雨墨见包公动怒，便向上叩头，道：“小人句句是实话，焉敢蒙混相爷？”包公一声断喝：“你这狗才，就该掌嘴！你说你主人并未离了书房，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内角门以外呢？讲！”

不知雨墨回答什么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

且说包公一声断喝：“哇！你这狗才，就该掌嘴！你说你主人并未离了书房，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内角门以外呢？”雨墨道：“相爷若说扇子，其中有个情节。只因柳洪内侄名叫冯君衡，就是现在冯氏安人的侄儿，那一天和我主人谈诗对对子。后来他要我主人扇子瞧，却把他的扇子求我主人写，我家主人不肯写。他不依，他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，他说写得了再换。相爷不信，打发人取来，现时仍在笔筒内插着。那把画着船上妇人摇桨的扇子，就是冯君衡的。小人断不敢撒谎。”包公因问出扇子的根由，心中早已明白此事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十分畅快。立刻出签，捉拿冯君衡到案。

此时祥符县已将颜查散解到。包公便叫将田氏带下去，叫雨墨跪在一旁。将颜生的招状看了一遍，已经看出破绽，不由暗暗笑道：“一个情愿甘心抵命，一个以死相酬自尽，他二人也堪称为义夫节妇了。”便叫：“带颜查散。”

颜生此时鍬镣加身，来至堂上，一眼看见雨墨，心中纳闷道：“他到此何干？”左右上来去了刑具。颜生跪倒。包公道：“颜查散抬起头来。”包公见他虽然蓬头垢面，却是形容秀美良善之人，便问：“你如何将绣红掐死？”颜生便将在县内口供，一字不改，诉将上去。包公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绣红也真正可恶。你是柳洪的亲戚，又是客居她家，她竟敢不服呼唤，口出不

